

新校注 陈修园医书

全匮要略浅注



新校注陈修园医书

金匱要略浅注

林庆祥 校注
俞慎初 审阅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福州

责任编辑：俞鼎芬

新校注陈修园医书

金匱要略浅述

林庆祥 校注

俞慎初 审阅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福州侯官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8.25印张 178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300

ISBN 7—5335—0135—7/R·32

定价：1.9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清代医家陈修园所注。

全书共10卷，25篇，主要论述中医杂病的证候与治疗。其中包括的疾病有：疟疾、中风、虚劳、肺痿、肺癰、咳嗽、消渴、疮痍，以及妇人妊娠、产后病等。陈氏对张仲景著作钻研、锐意发挥，并博采《内经》、《伤寒》、《千金》、《外台》等书及明清诸家学说之精华，运用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之文字，进行深入浅出的注释，对理解古典医籍极有神益，也是学习中医的必读之书。

为方便读者，特据通行本进行校勘并注释。

前 言

陈修园，名念祖，福建长乐人，生于清代乾、嘉、道光年间（约公元1753～1823年）。他学识渊博，医理精湛，不仅是一位富有创见的医学理论家和医术超群的临床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中医学科普作家。

陈氏热爱祖国医学，以继承、发扬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己任，孜孜不倦地为之奋斗终身。他对古典医籍的钻研，功力深厚，涉猎广泛，并博取众长，结合个人实践体会，写出许多著作，因而自成一家。特别可贵的是，他不鄙薄貌似浅易的中医学普及工作，数十年如一日，本着“深入浅出，返博为约”的精神，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来阐释古奥艰深的中医学理，为后学者启开了升堂入室的方便之门。

陈氏著作颇多，业经肯定的有：《神农本草经读》、《时方歌括》、《时方妙用》、《医学三字经》、《医学实在易》、《医学从众录》、《伤寒论浅注》、《金匱要略浅注》、《伤寒真方歌括》、《金匱方歌括》、《长沙方歌括》、《景岳新方八阵砭》、《灵素集注节要》、《女科要旨》、《十药神书注解》、《伤寒医诀串解》等十六种，包括了从基础到临床，从入门、普及到提高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著作灌注着陈氏的理论、心法和经验。其文字质朴洗炼，畅达优美，歌诀音韵、脍炙人口；其内容深入浅出，切于实用。有人称道他的文章是：“连篇连牍而不繁，寥寥数语而不漏。”他的著作，一百多年来流传广泛，影响深远，成为

中医自学与教学的重要书籍。

因此，搜集、整理陈氏的医学论著，并加以发扬光大，是中医学界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为此，我们选择了陈修园著作的适当版本，进行了校勘、注释和标点断句。全套丛书，定名为《新校注陈修园医书》，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分册出版。

祖国医学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虽然几经摧残，但仍人才辈出，代有名家，经验日益丰富，理论不断发展，此中道理，值得探讨。我们希望通过陈修园著作的校注出版，有助于更好地、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陈氏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有助于探索中医名家的成长道路，摸索中医人才的培养规律；同时，也给中医临床、教学、授徒与自学提供了一份宝贵的参考资料。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遵古太甚，陈氏对于祖国医药学的发展，难免认识不足；而对持不同学术观点的医家的批评，未免失之过激。这是学习、研究陈修园学术思想时应该引为注意的问题。

中华全国中医学会福建分会

《陈修园医书》校注组

1981.8.

校注说明

一、本书以清嘉庆本衙板为蓝本，并参考人民卫生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金匱要略方论》及各种有关版本进行校勘。凡刊印上的错误，均径改正，不加注明；对文中脱漏及衍文，均在“注释”项下引证说明。

二、本书卷次、顺序均依原书排列；原文中不易理解的词句、典故、中医名词术语等均作了必要的注释，对个别难字、僻字，加注汉语拼音、同音字及意义。而校注部分则按脚注序号排列在每段原文之后。

三、标点断句系根据个人的理解程度进行。原书中繁体字，一律易为简化了的今体字；古体字和通假字则改为简化字。

四、书中每首方剂的服法，原本系竖文，故写“右”字，今改为横文，易为“上”字，不加注说明。

五、原文第1篇至第22篇均出于张仲景《金匱要略》原本。第23篇杂疗方以下，前贤认为是宋人所续，清代以来，诸多注家尽皆删去。陈修园氏欲删而未删，“故存其说”，不加一字注解。

目 录

叙言	(1)
凡例	(2)
读法	(4)
跋	(7)

卷一	(8)
----------	-------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8)
-------------------	-------

痉湿喝病脉证第二	(23)
----------------	--------

卷二	(38)
----------	--------

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证治第三	(38)
--------------------	--------

疟病脉证并治第四	(44)
----------------	--------

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	(50)
-------------------	--------

卷三	(65)
----------	--------

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第六	(65)
-------------------	--------

肺痿肺癰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	(78)
----------------------	--------

卷四	(87)
----------	--------

奔豚气病证治第八	(87)
----------------	--------

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第九	(89)
---------------------	--------

腹满寒疝宿食病脉证治第十	(94)
--------------------	--------

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第十一	(106)
----------------------	---------

卷五	(114)
----------	---------

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第十二	(114)
--------------------	---------

消渴小便不利淋病脉证治第十三	(131)
卷六	(138)
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	(138)
卷七	(158)
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	(158)
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第十六	(167)
卷八	(178)
呕吐哕下利病脉证治第十七	(178)
疮痈肠痈浸淫病脉证并治第十八	(196)
跌蹇手指臂肿转筋狐疝蛔虫病脉证治第十九	(200)
卷九	(205)
妇人妊娠病脉证治第二十	(205)
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211)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	(219)
附：妇人阴挺论	(231)
卷十	(236)
杂疗方第二十三	(236)
禽兽虫鱼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241)
果实菜谷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249)

叙 言

余奉讳里居，每嬰痼疾，偶念方书，茫无津涘。因叹前贤如坡公沈存中辈，皆明于医理，用以济世利物，其不效者，特格物未至耳。吴航 陈修园先生，精岐黄术，以名孝廉宰畿辅，晚归里中，与 先大夫结真率会，余尝撰杖侍坐，聆其谈医，洞然有一方见垣之眼。窃谓近世业医者，无能出其右也。令 先生捐馆数年矣，令嗣 灵石传其业，世咸推重焉。

先生生前所刻医书若干种已传海内，今复读其《金匱要略浅注》一十卷，明显通达，如胝诸掌，虽王叔和之阐《内经》不是过也。灵石又遵庭训，为《金匱歌括》六卷取韵语之便于记诵，附以行世，犹 先生志也。昔范文正公有言：不为良相，则为良医。先生在官在乡，用其术活人，岁以千百计。况著书以阐前人之旨，为业医者之赆规，其功岂浅鲜哉！

灵石以序见委，余固不知医，然窃愿为医者讲明其理，庶有以济世利物而勿误人于生死之交也。是为序。

道光十年岁次庚寅仲春望后愚侄林则徐拜撰

凡 例

一、金匱为仲景治杂病之书，其深文奥义与《伤寒论》同。近医崇其名而亡其实，能发明之者绝少。然圣人之道，千古常昭，自唐宋以来，医书汗牛充栋，庸庸者易论，其中有可观者不下十余家。虽不可谓得仲景之真传，而间有善悟暗合者，亦有千虑一得者，散之各书，难以参考。今取各书之菁华，约为小注，即于《金匱》本文中另以小字条贯之。凡本文中所有之义，既无漏而弗详；本文所无之义，不敢妄添蛇足。又于各节之虚字，寻绎其微妙之旨而畅达言之，所谓读于无字处也。

一、予所刻各种，原以补前人所未备，非务博也，亦非有意求新也。而海内诸君子，许可者虽多，而畏其难而思阻者亦复不少。惟《伤寒论浅注》与此书，字字皆前贤所已言，语语为中所共晓。盖二书本深深而深之旨反晦矣，故于“浅”之一字加之意焉。

一、《金匱要略》，赵以德、胡引年、程云来、沈自南、喻嘉言、徐忠可、魏念庭、尤在泾辈所著之书盛行于海内，凡业医者无有不备。余即于书中取其能发挥本文之旨者，重订而收录之，以为迎机之导。至于囿于气习处，惑于异说处，逞其臆见处，前后不相贯通处，不得不为之改正。然改正处以《素问》、《灵枢》为主，以《难经》为辅，以《千金》、《外台》等书而推广之，以各家诸刻而互参之，必求其与仲师本章本节上下节有阐发无滞碍者，然后注之，是则予

之苦心也夫。

一、予注是书将半，二儿元犀到直，余命其仿《伤寒论》各方歌括体例韵注续成六卷，余重加改正歌解颇明，记诵颇便，命录附于卷后。

一、《金匱要略》自第一篇至第二十二篇皆仲景原本，二十三篇以后前贤谓为宋人所续，注家多删之。余向著《金匱读》四卷亦删之，严朱紫之辨也。兹刻仍宋本之旧录，其本文不加注解而分别之。

一、原文有附方，云出《千金》、《外台》诸书，似属后人赘入。然方引药味颇亦不凡，或原为仲景所制，因述彼习用之书名今悉如徐镕傅本附列，但亦不加注解以分别之。

读 法

一、《金匱要略》，仲景治杂病之书也，与《伤寒论》相表里。然学者必先读《伤寒论》，再读此书，方能理会。盖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非伤寒所独也。《金匱》以《伤寒论》既有明文，不复再赘读者当随证按定六经为大主脑，而后认证处方，才得其真谛。

一、论中言脉，每以寸口与趺阳、少阴并举，又自序云：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等语是遍求法，所谓撰用《素问》九卷是也。然论中言脉，不与趺阳、少阴并举者，尤多是独取寸口法，所谓撰用《八十一难》是也。然仲景一部书，全是活泼泼天机。凡寸口与趺阳、少阴对举者，其寸口是统寸关尺而言也；与关尺并举者，是单指关前之寸口而言也。然心荣肺卫应于两寸，即以论中所言之寸口，俱单指关前之寸口而言，未始不可也。且足太溪穴属肾，足趺阳穴属胃，仲景用少阴、趺阳字眼，犹云肾气胃气。少阴诊之于尺部，趺阳诊之于关部，不拘拘于穴道上取诊亦未始不可也。然而仲景不言关尺，止言少阴、趺阳，何也？盖两寸主乎上焦，荣卫之所司，不能偏轻偏重，故可以概言寸口也。两关主乎中焦，而脾胃之所司，左统于右，若剔出右关两字，执著又不该括，不如止言趺阳之为得也。两尺主乎下焦，两肾之所司，右统于左，若剔出左尺两字，执著又不该括，不如止言少阴之为得也。至于人迎穴，在结咽

为阳明之动脉，诊于右关更不待言矣。而且序言指出三部二字，醒出论中大眼目，学者遵古而不泥于古，然后可以读活泼泼之仲景书。

一、《金匱》所载之证，人以为不全，而不知其无微弗到，何也？人人所共知者，不必言也，所言者，大抵皆以讹传讹之证。中工所能治者不必论也，所论者无一非起死回生之术。书之所以名为《要略》者，盖以握要之纲领在此也。谓为不全，将何异乎坐井观之也。

一、读《金匱》书，读其正面，必须想到反面，以及对面、旁面。寻其来头为上面，究其归根为底面，一字一句，不使顺口念去。一回读，方得个一番新见解，愈读愈妙。读《周》《易》及熟于宋儒说理各书者，更易发明。余治举子业，凡遇理致题，得邀逾分许可者，半由得力于此。

一、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为病，《金匱》惟以风寒括之者，盖风本阳邪，寒本阴邪，病总不离阴阳二气，故举此二邪为主而触类引而伸之。而推究其表里、阴阳、虚实、标本，常变之道，如罗经既定，子午而凡，各向之正针兼针，一目了然。

一、《金匱》合数证为一篇，当知其妙，如痉湿喝合为一篇者，皆为太阳病；百合狐惑阴阳毒合为一篇者，皆为奇恒病；中风与历节合为一篇者，皆言风邪之变病；血痹虚劳合为一篇者，皆言气血之虚病。惟咳嗽证，一与肺痿肺癰上气合篇，多系燥火之病；一与痰火合篇，多系寒饮之病，二咳流同而源则异。寒疝与腹满宿食各为一篇，皆为腹中之病；狐疝与趺蹶动肿转筋虬虫合为一篇，皆为有形之病，二疝名同而实则异，其间无所因袭而自为一类者，不过疝瘕等症而已。凡合篇各症，其证可以互参，其方亦或可以互用，

须知以六经铃百病，为不易之定法，以此病例彼病，为启悟之捷法。

一、标本之说，唐宋后医书多混用。此字眼今则更甚，大抵以五脏为本，六腑为标；以脏腑病为本，六气病为标；以温方、补方为治本之法，以汗吐下清等方为治标之法。此说一行，而医道晦矣。须知标本中气说本《内经》。经云：少阳之上，火气治之，中见厥阴；阳明之上，燥气治之，中见太阴；太阳之上，寒气治之，中见少阴；厥阴之上，风气治之，中见少阳；少阴之上，热气治之，中见太阳；太阴之上，湿气治之，中见阳明。所谓本也，言风寒湿热燥火为本。本之下，中之见也，言阴阳表里相通互为中气。见之下，气之标也，言三阴三阳为标。又云：少阳太阴从本，少阴太阳从标。从标，阳明厥阴不从标本，从乎中也，其说详于《伤寒论浅注》首卷。学者当以《内经》为体，以仲景书为用，如流俗所言标本，切不可附和其说而为有识者笑。

跋

丰习举子业时，窃有志于医。闻修园夫子名敬而慕之，以未得受业为憾。岁庚辰夫子年老归田，著《伤寒浅注》并《长沙方歌》梓行于世。丰奉读之下，如观水而极之沧溟，登山而陟乎泰岱。沉潜玩索，自谓寻其可途辙而得其会归。然仍以未亲受业为憾。岁壬午，丰得拜见夫子，忝附门墙，夫子出所著《金匱要略浅注》十卷，命丰读之。领受之余，益见夫子之高且大也。其苦心于济世活人之术，岂浅鲜哉！岁乙未，中道分离，泰山无仰，嗣君灵石继其志，述其事，日夜参校，不憚切磋磨琢之功。又谨遵夫子遗命，续后函歌括而韵注之，分为六卷，俱付黎枣，合为全璧。庶不没夫子一世之苦心云尔。受业林礼丰谨跋。

卷 一

汉张仲景原文 闽长乐陈念祖修园集注

蔚 古愚

男 同校字

元犀灵石

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

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①？师曰：病不外邪正虚实，邪气盛则实，正气夺则虚，是邪正统于虚实中也。夫上工治未病者，见肝邪之为实病，知已病之肝必传未病之脾，当先实脾^②。若春之三月，夏之六月，秋之九月，冬之十二月。四季脾王不受邪^③，即勿补之；所以然者，脏病惟虚者受之，而实则不受，脏邪惟实则能传，而虚则不传也。中工不晓邪实则^④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先实未病之脾，惟治其肝，不防其传也。夫肝虚之病，补其本脏之体则用酸^⑤，《经》云，木生酸，酸生肝，遂其曲直之性也，补之犹恐不及，则用燥，助其阳必用焦热之药，使心旺而气感于肝也，助其阴必以苦^⑥，用苦寒之药，养心液之不足，泄君火之有余，则木得其养矣。助之犹恐不足，以用益。益用甘味之药调之。盖稼穡作甘^⑦，则用培土升木之法，其法悉备于乌梅丸之中也。若中工不解，误以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三句为克制之治，然则肝虚正治之法，当从何处求之？以下十二句，是述中工之误，以为补脾能伤肾，肾气微弱则水不行，水不行则心火气盛，则伤肺；肺被